

二十三点的

深夜咖啡店

〔日〕古内一绘 著

丁砾磊 译

マカン・マラン
MAKAN MALAM



二十三点的 深夜咖啡店

〔日〕古内一绘 著

丁砾磊 译

マカン・マラン
MAKAN MALA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三点的深夜咖啡店 / (日) 古内一绘著 ; 丁砾
磊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 12
ISBN 978-7-5057-4397-7

I. ①二… II. ①古…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081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5267

MAKAN MALAM

BY Kazue FURUUCHI

Copyright © 2015 Kazue FURUUCH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书名 二十三点的深夜咖啡店
作者 [日] 古内一绘
译者 丁砾磊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8 印张 172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397-7
定价 4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本书是全新发表的故事作品。

本故事纯属虚构，与实际人物、团体、事件等，无任何关联。

古内一绘
六十二三点的深夜咖啡店

C

A

F

E

春天的
砂锅煮

Chapter 1

被簇拥着挤出末班电车走下站台的时候，雨势变得愈加猛烈。本想着樱花终于开了，可还没抽出时间好好观赏，就起了狂风暴雨。连续几个晚上都冷得让人想裹上羽绒服，就好像又回到了冬季。

“糟透了……”城之崎塔子嘴里又嘟囔起了这已经不知是今天第几遍的牢骚。

走出检票口，狂乱的雨点吹打着脸，光是不让雨伞被大风吹走就得拼尽全力。

真是，糟糕透顶。

不管是天气，还是公司，情况都不怎么好。尽管如此，自己跟前

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这已经是她第四天被硬塞进末班车了。

突然，塔子感觉脊背凉飕飕的。她停下脚步，一瞬间，眼前忽地一暗，全身的血液像打着漩涡的潮水一样退去。

糟糕！是贫血。

塔子竭尽全力睁大双眼，想赶紧把意识的闸门关上。

总之，得先试着迈出双脚。

可越是这么想，身体的重心就越发不稳，步子也开始踉跄起来，塔子最终还是弯下腰，蹲在已积有水洼的柏油马路上。她感觉脑袋昏沉沉的，连眼睛都没法好好睁开。

也许自己被别人当成了醉醺醺的酒鬼，不管是谁，都只当没看见似的从她旁边走过。

“你怎么了？”从头顶上传来一个稍显沙哑的声音，吹打在身上的雨点也突然间停了。

自己的雨伞早就滚落在地，被风吹走了，应该是有人撑伞替自己挡了雨。塔子抬头看过去，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双高跟鞋和一条长裙的裙角。从鞋子的尺寸来判断，大概是位身材高挑的女性。

塔子努力地撑起脑袋向上看，可与之相反地，意识一落千丈般向下沉沉坠去。

“是贫血啊。好吧，你就到我那边稍微休息一会儿吧。”被“粗壮”的手臂突然拉起，塔子吃惊地哆嗦了一下。

“没事的，你放心吧。”被那充满安全感的女性手臂抱在怀里，塔子紧绷的心弦也随之放松，原本全身勉强硬撑着的意志也一下子松懈下来。

“喂，你打算怎么办？”

塔子稍微扭动了下身子，想把回响在脑海中的声音挥散。

平时明明就没有什么交流，就不要在这种时候，一个劲儿贴过来搭话了。现在，我就想睡觉。

“我说，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啊？好歹你也是名单里的人呀。”

对着坚持不理睬到底的塔子，同期进公司却从来没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过的同事喋喋不休。

“说起来，城之崎，以前你和人事部的村田女士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过吧？”

村田？是指村田美知惠吗？

“我说，你能在村田女士面前稍微介绍介绍我吗？”

塔子刚想回头对他说少在那儿开玩笑，突然像从某处“咣当”一声掉下来一样，瞬间恢复了意识。

塔子回过神来，用手按着太阳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感觉很贴肤的单人沙发上，身上还盖了一条薄毯子。

这里是……

她倚着沙发的靠背直起身，映入眼帘的是一根蜡烛所发出的摇曳烛光。巴厘岛宫廷音乐Gamelan Degung^①的曲子静静流淌着，小小的黄铜青蛙摆设，把插着香的小碟子高举在头顶。

“哎呀，你醒啦？”失去意识前听到的沙哑嗓音直击耳膜。

想起来了。

① 译为甘美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历史最悠久的一种音乐形式。

自己出了站台后没多久，突然贫血发作，有位好心的女士帮助了她。

塔子将视线转向声音的源头，瞬间茫然了。

一时间，她还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张化装舞会的假面具幽幽地浮在昏暗的柜台深处。

脸被涂得惨白，眼线就好像是用蜡笔画上去的，每次眨眼，假睫毛就好似会发出声音，那张光润鲜红的嘴唇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达利的红唇沙发^①。

还有那顶飘动着的亮粉色波波头假发，怎么看都活脱脱像是把这些东西杂乱地拼凑在一起的画框。

塔子惊得目瞪口呆，“假面人”缓缓地从柜台深处露出修长的身材。

“一直到刚才，雷声都好厉害，真的是春雷滚滚呢。”

长裙的裙角飘逸着，脚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她的个子非常高，粉红色的头顶感觉都快碰到房梁了。

等那人来到塔子身旁，她才终于意识到，这个人，不是女的——而是男扮女装。

“感觉好点了吗？”

脖子上围了丝巾，穿着装饰有好多花边的酒红色长裙，那身姿就仿若是从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

“这是不含咖啡因的姜汁茶，喝点暖暖身子吧。”

① 萨尔瓦多·达利以当时风靡一时的好莱坞性感女星梅·维斯特为原型创作的红唇沙发。

这个身材高大的“女装男子”把带盖的马克杯递给惊讶得不知该说些什么的塔子。

仔细看他的脸后才发现，浓妆艳抹下还是能窥见那即使想隐藏也没法完全隐藏的——中年男人的粗糙感。

在层层白粉的遮盖下仍能隐约看到淡淡的胡楂儿，让人不得不感慨即便是化装舞会上的“华丽假面”终究也还是现实中的普通人。

“难道，你是第一次见到‘异装皇后’？”被塔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女装男子”微微轻笑出声。

异装皇后？

当然，关于那些人的存在她并不是没有听说过。

可对于塔子来说，那些人平常都只存在于像是电视、电影和综艺节目等媒体中。至少，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戴着粉色波波头假发、化着浓妆的大男人会出现在与自己日常生活相接轨的地方。

“怎么了？我可没有放什么毒哦。”

塔子终于回过神来，打开马克杯杯盖，一股轻盈的香甜气息扑鼻而来。

她战战兢兢地把嘴凑近马克杯的杯口。

抿了一口后，温热的茶水顿时浸暖全身。除了最开始美味的口感之外，还可以寻到生姜的辛辣风味，以及肉桂那若隐若现的自然芬芳。

“看来，这杯茶非常合你的胃口呢。”

始终在一旁看着塔子反应的“异装皇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我还有事情要去忙，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吧。”说完，

“异装皇后”撩起裙角，向柜台深处走去。

塔子留在那里，手捧着马克杯取暖，呆呆地愣了好久。

藤制的椅子、古风式样的竹制桌子、鸟笼形状的灯罩……

回过头来再好好打量的话，这间屋子装修得还真有亚洲那些隐居度假村酒店的风格。

在如此隐秘的地方，陶醉在Gamelan Degung那如同典雅摇篮曲般的音乐里，突然有种白天的情景全都形如虚幻的错觉。

“我说，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啊？好歹你也是名单里的人呀。”

可是，白天和同期进公司的同事之间那段令人记忆犹新的对话，突然鲜明地浮现在塔子脑中，一下子让她愕然失色。

今天，塔子工作了二十年的大型广告代理公司发布了征集自愿离职员工的通知。

大家都知道“迟早会来”的这件事情，虽然传闻已久，可真的被公开后，公司内的人心动荡比预想的还要厉害。

征集对象为四十岁以上、进公司十年以上的骨干员工。塔子也在征集对象之内。

“这绝对是对元老级员工的一场大屠杀。”同期同事发着牢骚。

塔子工作的这家公司，原本人员流动性就很大。

一边是在工资条件相对来说比较优厚的时期进入公司的元老级员工，一边是条件每况愈下却还是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待遇给忽悠进公司的中途加入的员工，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待遇差，可以说是一直以来大家在背后谈论的一大“问题事件”。

“也就是说，管理层决定把这个分歧按他们自己写的剧本来进行

矫正是吧？什么提早优惠离职啊，说得倒好听，不就是变相裁员吗？
不管公司把退職金给我乘以多少倍，往后让我怎么养家糊口啊？”

回想起同期同事的抱怨，塔子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而且居然还拜托她去跟村田美知惠交涉……

这使她越发深切地感受到，男性员工对女性员工的认识似乎真的只停留在表面。

说不定这个同期同事，很可能到现在还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塔子心目中，美知惠是个“好前辈”呢。

塔子努力清除掉脑中的杂念，尽量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

现在还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除此之外，就算想破脑袋也无济于事。

当“异装皇后”再次从柜台深处走出来时，塔子从沙发上站起来，朝他深深地鞠了个躬。

“非常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真的非常感谢您。”

“没事啦，有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是应该的。你就算想在这里休息一晚，也完全没问题。”

“不用了，我家就在这儿附近。”

塔子郑重诚恳地谢过“异装皇后”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然后就此告别了。

拿上自己被风吹跑后似乎被“异装皇后”捡回来的雨伞，她走出玄关。刚刚雨还下得那么滂沱，现如今已停歇，云团围绕在皎洁的下弦月四周，以迅猛的速度穿驰而过。

塔子回过头才发现，这座独户房还有个小巧的院子，就跟古时的

民宅一样。

在院子正中心，能看到山茱萸上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簇。树下丛生的杂草里，凤尾草和姑婆芋生长繁茂，使人感觉宛如置身南国庭院里一样。树荫丛中，毫不讲究地随便放着一块钢制的小看板。

看板上面能看到写着“MAKAN MALAM”。

塔子去过几次巴厘岛，所以知道那是印度尼西亚语。

“MAKAN”的意思是吃饭，“MALAM”指的是晚上，合起来也就是“夜宵”的意思。

塔子盯着发光的钢制看板看了好一会儿。它的意思是指目前还在经营，还是说只是昔日营业后留下的纪念品？

不管是哪一种，在商业街的小巷深处居然会有这样的地方，迄今为止她真的是从来都没注意过啊。这种感觉就像一时间误闯进奇妙的世界里，梦醒后又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

塔子回头再看了一眼山茱萸，然后一边留心脚下的水洼，一边朝大马路走去。

第二天，公司内的气氛依旧非常糟糕。

员工餐厅内，那些在提早离职征集对象范围内的员工围在一起，低声讨论着什么。

“跟在谁的手下的话，就能留在那个位置上，就是必须在谁跟前表现一下。”

各式各样的谣言和猜测四起，其中更有甚者直接露骨地蔑视同事，还有想巴结投靠人事部的人。

餐厅已然成为滋生谣言的巢穴，这使塔子也不想贸然地靠近那里，只好去茶水间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她站在窗边，眺望着下面浜离宫的恩赐庭园。盛开的樱花在寒冷的空气中就像被冰冻住了。

塔子工作的这家广告代理公司从汐留建立总部以来已经十个年头了，而就在十年前，塔子被提拔为企划小组的主管。

之后，直属上司换了一个又一个，属下也基本上都是合同员工和派遣员工的轮番交替，只有她一个人在现场主任的位置上坚持到了现在。

说得好听点是叫经历了磨炼才有站稳脚跟的今天，说得难听点也就是十年如一日的“万年系长”。

不过，在平时毫无晋升机会的现状下，居然会再来一招“提早离职”的大绝杀，说实话，连塔子自己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城之崎——”

Gr长^①指原在皮革椅——俗称“G长椅”上向后一仰，叫住了正准备回座位的塔子。

“这一期的预算真的没什么问题吧？”

指原把第一季度的预算表扔到站在办公桌旁的塔子跟前。

“你看看，居然比上一期还要多。”

虽说这男人是从银行业转行到这里来的，但他真的连数字都看不懂。

不过，也有传闻说指原因为在银行业实在混不下去，所以在这家

① 日企里的一个管理职务，一般比部门长低一级，类似于部门副经理级别。

公司做常务的伯父才不得已收留了他。

这个开后门进来的上司长着一张狐狸脸，比塔子还要矮个十多厘米，重个十多公斤，可实际上，比塔子还小两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五岁。

“没有问题。”

“还有啊，现在在做的杂志企划，能顺利解决吗？”

“应该没问题，都在进行中。”塔子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拜托了，往后会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但目前现有的项目还是得好好解决才行啊。”指原环视了办公室一圈，悄声说道。

“另外，刚刚着手的企划，包括今后的计划在内，你也都好好安排下。这方面，我是信得过你的，毕竟你可是专业级别的嘛。”

说完指原站起身，把最近他单独来往交易、准备从零开始培养的代理店的名字写在了白板上，看来是打算去那里晃一圈后就直接回家吧。

自从两年前来到这个部门，指原就独占了营业额相对比较容易提升的电视和网络媒体两大块，把进展最慢的纸质媒体丢给了塔子。

杂志本身的销售额持续低迷，已经好久都接不到广告订单了。一些竞争对手的代理店全都在反复搞倾销，塔子也被这严酷的价格战弄得焦头烂额。

可尽管如此，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塔子至今坚信着，只要把企划做好，最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定还是印刷在纸张上的广告。

目前，塔子正在进行中的企划是以某化妆品厂商为赞助商，与女

性杂志联手的合作广告。参考其他各杂志，邀请迎合读者群的女演员和模特来做封面，精心准备文章来进行广告推广。虽然已经连续好几天全神贯注埋头在校对工作里，但从赞助商和媒体的反应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余光看到收拾完行装走出办公室的指原，塔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坐下。一边打开未读邮件浏览，一边回想起指原临走时丢下的那句略带讽刺的话。

“毕竟你可是专业级别的嘛——”

这算是上司对属下讲的话吗？愤怒转化成力量积蓄在敲击键盘的指尖上。

同时这句话也让她认识到，原来自己对于指原来说毫无威胁可言，都能让他如此出言不逊。

转职过来第二年的指原并没有在这次提早离职的名单里。就算他在里面，有担任常务的伯父在，他也绝对不会像一般员工那样，面对公司单方面的公告就寝食难安。

塔子其实早就知道指原在背后取笑自己为“冰之女”，还拿她四十岁仍旧是单身为反面教材，吓唬那些年轻的女员工，说“发展到她那样子就彻底完蛋了”。

把邮件按优先等级重新排列完，塔子深吸一口气后，关上了网页界面。

想着要把上面记录的客户的联系方式给调出来，就在包里翻找手机，可一下子让她慌了神。

平时一直放手机的外口袋内侧，塔子摸了一圈没有任何金属物体